

何坦 西疇老人常言

葛洪 涉史隨筆

李壁 中興戰功錄

韓澆 澗泉日記

吳如愚 準齋雜說

趙萬年 襄陽守城錄

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 九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

九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·第六編·九/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·一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13.3

ISBN 978 - 7 - 5347 - 7465 - 2

I. ①全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宋代
IV. ①K244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42684 號

全宋筆記	第六編 九
出版人	王劉純
特約編輯	陳新
責任編輯	郭一凡
整體設計	張勝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
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	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	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版次	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開本	640×960 1/16 27.5印張
字數	283千字
定價	798.00元(全10冊)

目
録

西疇老人常言	何坦撰	一
涉史隨筆	葛洪撰	二五
中興戰功錄	李壁撰	五九
澗泉日記	韓澆撰	九一
準齋雜說	吳如愚撰	一四五
襄陽守城錄	趙萬年撰	一八五
四朝聞見錄	葉紹翁撰	二一五

◎ 何

坦撰

西疇老人常言

張劍光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西疇老人常言》一卷，何坦撰。何坦，字少平，號西疇，江西盱江人。孝宗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）進士，歷官靖州、江陵府教授，知將樂縣。擢知連州，以善治聞。累遷寶謨閣學士。理宗淳祐間任廣東提刑，精於吏治，彈劾貪官，不徇私情，杜絕請托，以「廉平」名聞嶺南。卒諡文定。

本書是作者將自己實踐和學習的聖賢言論進行提煉，作為為人處世行事的準則。全書分為講學、律己、應世、明道、莅官、原治、評古、用人、止弊九門。歷代學者對此書評價極高，如宋代李昂英《文溪集》卷三中說：「捧公所著《常言》來試閱，無艱深可怪語……參以聖賢儒先論議，則愈讀愈有味，學焉治焉。此其紀綱，於世教非全無裨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亦充分肯定了書中的觀點，認為：「其《講學篇》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，而以後世學者竊襲陳言，自謂窮理盡性為妄。《明道篇》謂儒者之待異端，甚於拒寇敵，蓋皆有為而發。」但對其中論「心如盤水」，以為所見頗近於禪。

本書最早的刻本為南宋度宗咸淳九年（一二七三）左圭的《百川學海》本，此後宛委山堂本《說郭》全篇收錄。《四庫全書》所據的為內府藏本。上世紀初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是根據《百川學海》本排印的。

這次校點，即以《百川學海》本為底本，校以宛委山堂本《說郭》。校點工作由張劍光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姜浩編輯合作完成。

西疇老人常言

講學

學貴有常，而悠悠害道。循序而進，與日俱新，有常也。玩愒自恕，曰我未嘗廢，非悠悠乎？顧一暴而十寒，斯害也已。孔子曰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

學不可躐等，先致察於日用常行。人能孝於事親，友於兄弟，夫婦睦，朋友信，出而事君，夙夜在公，精白承德，雖窮理盡性，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。

學以養心，亦所以養身。蓋邪念不萌，則靈府清明，血氣和平，疾莫之撓，善端油然而生矣，是内外交相養也。《記》曰「心廣體胖」，此之謂也。

士有假書於人者，必熟復不厭。有陳書盈几者，乃坐老歲月。是以白屋多起家，膏粱易偷惰，知儆則庶幾矣。

君子之學，體用具藏脩之，餘時與事物醅酢，因可以識人情世態。其間是非利害，豈能盡如吾意哉？有困心衡慮，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。

交朋必擇勝己者。講貫切磋，益也。追隨游玩，損也。若佞諛相甘，言不及義，寧獨

學寡聞，猶可以無悔吝。

勿忌人善，以身取則焉。孳孳不已，惡知其非我有也。勿揚人過，反躬默省焉。有或類是，亟思悔而速改也。去其不善，而勉進於善，是之謂善學。

與剛直人居，心所畏憚，故言必擇，行必謹。初若不相安，久而有益多矣。與柔善人居，意覺和易，然而言必予贊也，過莫予警也。日相親好，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，損孰大焉！故美味多生疾疢，藥石可保長年。

孔門《大學》之道，備九思三畏，正心誠意也。敏事而謹言，脩身也。孝友施於有政，而家齊矣。敬信節用，愛民惜力，而國治矣。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，振墜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。二帝三王平治之道，莫或加此矣。

節食則無疾，擇言則無禍。疾禍之生，匪降自天，皆自其口。故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。

禮以嚴分，和以通情。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，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。齊家治國，何莫由斯？

恭儉，美德也，出於矯則過。故足恭取辱，苦節招凶。君子約之以中，而行之以誠，則恭近禮，儉中度矣。

子貢謂「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」，夫子非隱也，如人孝出弟數語，必行有餘力，而後

可以學文。蓋實行不先，則徒文亡益，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？後世學者從事口耳，且茫無所從人，乃竊襲陳言，自謂窮理盡性，亦妄矣。

人心如槃水也，措之正則表裏瑩然。微風過之，則湛濁動乎下，而清明亂乎上矣。夫水方未動時，非有以去其滓汙也，澄之而已。風之過，非有物入之也，撓動則濁起而清自亂也。君子其謹無撓之哉！

爲己之學，成己所以成物，由本可以及末也。爲人之學，徇人至於喪己，逐末而不知反本也。

初學自誦數人，若口誦而心不在焉，罔然莫識其爲何說也。學者展卷，當屏棄外慮，收心於方策間，熟復玩味，義理自明，所謂習矣而知察也。

水道曲折，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。棊勢勝負，對弈者惑而傍觀者審。非智有明闇，蓋靜可以觀動也。人不爲利害所汨，則事物至前，如數一二。故君子養心以靜也。

爲學日益，須以人形己。自課其功，然後有所激於中，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己也。人一己百，雖柔必強。

律己

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晞避；中人覬福慮禍，故強爲善而不敢爲惡；下愚暨不畏

禍，故肆爲惡而亡所忌憚。

日用飲食，取給不必精也。衣冠禮容，苟備不必華也。若閔耕念織，將慙惕不暇，敢過用乎哉！

一毫善行皆可爲，毋徼福望報。一毫惡念不可萌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。

惟儉足以養廉，蓋費廣則用窘。矜矜然每懷不足，則所守必不固，雖未至有非義之舉，苟念慮紛擾，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。

飲寧淺酌，食必分器，戒乎留殘。衣必澣濯，破必縫補，戒於中棄。蓋萬物皆造化所畀予，深惡人殄壞之也。

福者備也，備者百順之名也。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，福莫大焉。昧者不悟其爲福，而徒歆慕榮利，不知榮利外物也，顧可當哉！〔一〕！

飲啄前定，毋庸強求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，想珍異不獲則心慊矣。自此理以推廣，凡貴賤亨屯，無人而不自得也。

「惠迪吉，從逆凶，惟影響。」然世固有多行悖戾，而未罹殃咎者，何也？天有顯道，疎網難逃。霖淫浸漬，人固未之覺，迨雨止則牆隕矣。

士能寡欲，安於清澹，不爲富貴所淫。則其視外物也輕，自然進退不失其正。人情憚拘檢而樂放縱。初肆其情之所安，若未害也。操修不勤，威儀不攝，流入小人

〔一〕

顧可當哉 「當」，宛委山堂本《說郭》作「常」。

之域而不自覺，可不懼乎？所貴乎學問者，所以制其情之安肆也。

君子安分養恬，凡物自外至者，皆無容心也。得則若固有之，不得本非我有也，欣戚不加焉。豐不見其有餘，夫何羨？約不知其爲乏，夫何慊？義理先立乎其在我，故人欲弗之累也。

矜名譽，畏譏毀，自好也。忘檢制，肆偷惰，自棄也。自好者，中人也，可導之使爲善也。自棄者，民斯爲下矣，不足與有爲也。

知學則居貧無怨。學而深於道，則安貧能樂。常人貧則怨，小人貧則亂。

學成行尊，優人聖賢之域者，上達也；農工商賈各隨其業，以成其志者，下達也。夫子論上達下達，蓋以學者對小民而並言也。若夫爲惡爲不義之小人，彼則有敗亂耳，惡能達？

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實有美惡，名亦隨之。故溢美則爲譽，溢惡則爲毀，是以古者無毀譽，所謂直道而行也。

過而能改者，上也，聖人也。過而不貳者，次也，幾於聖也。有過而知悔，又其次也，抑亦可以爲賢矣。下此則有文過而遂非者矣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。故曰：「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」吾夫子之所以歎也。

欲爲君子，非積行累善，莫之能致。一念私邪，一事悖戾，立見其爲小人。故曰：終

身爲善不足，一旦爲惡有餘。

常情處順適則安，值猜沮則懼。懼則知防，安則靡戒。故悔吝多生於念慮所不加，而動必檢飭者，可保無咎也。

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，若自反無媿怍，於我何損，又安知其不爲進德之助歟？

應世

富兒因求宦傾貲，汙吏以黷貨失職，初皆起於慊其所無，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。各泯其貪心，而安分守節，則何奪祿敗家之有？

士有寬餘，義當軫念窮乏，然孰能徧愛之哉？骨肉則論服屬戚疏，交朋則計情義厚薄，以次及之。如力所不逮，亦勿彊也。

酒用於饋祀醺集以成禮，若常飲則商刑所儆，彝酒則周誥所戒。況居官必有職業，處家亦有應酬，無故日飲，則神昏思亂，安保其不舛謬哉！君子制之有節焉，惟賓饗則卜晝，餘非燭後不舉醞。

江行者事神甚敬，言動稍褻，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，此誠有之。愚俗蓋迫於勢耳，君子不欺閭室，處平地者顧可肆乎？

凡居人上，有勢分之臨，惟以恕存心，乃可以容下。故行動必先警歛，步遠則有前導，

燕坐則毋簾窺壁聽。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，不掩人之所不及也。

無僕御，莫事君子。平時當拊存以恩，而不可假之辭色，微過勿問，慵惰必儆，大不忠則斥遠，斯可以無後患。女君之育婢獲，亦莫不然。

富貴利達，是人之所以欲也，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，君子小人之攸分。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，而小人惟計乎事之利害。審是非，則虞人雖賤，非招不往。計利害，則苟可獲禽，雖詭遇爲之。

惟天生人，隨賦以祿。蠶方輓而桑先萌，兒脫胞而乳已生。如形聲影響之符，孰主張是？彼皇皇求財利如恐不及者，豈不繆用其心耶！

人事盡而聽天理，猶耕墾有常勤，豐歉所不可必也。不先盡人事者，是舍其田而弗芸也；不安於靜聽者，是掘苗而助之長也。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，非盡人事與？得之不得曰「有命」，非聽天理與？

君子之事上也，必忠以敬；其接下也，必謙以和。小人之奉上也，必諂以媚；其待下也，必傲以忽。媚上而忽下，小人無常心，故君子惡之。

齊人競與右師言，媚其權也，爲其能富貴已也。孟子獨不與之言，知良貴在我也，不甘爲小人屈也。去就有義，窮達有命，富貴在我，豈權倖所能擅哉！

在仕者事上官如嚴師，待同僚如畏友，視吏胥如僕隸，撫良民如子弟，則無往而非學

矣。居家者事親如君，敬尊屬如上官，待兄弟親賓如同僚，慈幼少、恤耕役者如百姓，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，而少加寬焉，是亦爲政矣。

世俗之愛其身，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。遣子入學必厲以勤，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。逮迹其自爲，則因循惰弛，罕克自強，措心積慮，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，茲非惑歟？有能即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己謀，則思過半矣！

明道

道統之傳自堯、舜，《書》雖載精一傳心，而學之名未著也。學聚問辨，蓋夫子贊《易》之辭，如三王四代，惟其師出於記禮者之言爾。堯學於君疇等說，亦見於孫卿所述，「六經」未之前聞也。發明典學，實自《說命》始，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，形於詩人之頌焉。由是推之，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。

舜命契「敷五教」，《泰誓》數受「狎侮五常」，茲有見於經者。然初不列五者之目爲何事也？所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孔門垂教，因門人問及，則隨爲之答，亦未嘗合五者而爲言。至漢儒而後，指名爲五常矣。史氏以之協五行與五音，上配五星，下儷五事，其說似鑿。然質諸理而當，揆之數而合，蓋亦自然而然，非強爲附會也。

夫子論少壯老所當戒者三，爲學者血氣戒也，而未始言養氣。養氣之說，寔昉於孟

子。然則夫子曷爲不言養氣也？曰：夫子稱「天生德於予」，而「斯文在茲」，其高明廣大，渾然天成，視持養之功粗矣，是謂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若孟子，則必善養而無害也，是謂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充孟子之養，猶曰威武不能屈，則匡人與宋司馬其如夫子何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夫子答仲弓、子桑伯子之問，聞子游弦歌之聲而笑，皆微啓其端以示之。「居敬而行簡」，「學道則愛人」，必待二子自述，夫然後進之曰「雍之言然」，「偃之言是也」。其初也，夫子豈有隱乎？曰：「開而弗達則思」，舉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。顏子終日不違，既心通默識矣，猶必退省其私，而後稱其亦足以發，非所謂循循善誘歟？若夫造如愚之境，則非二子所能及也。

孔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。」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孟子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我非堯、舜之道不陳，齊人莫如我敬王也。孔子每自抑，孟子每誇大，何也？曰：夫子宗主斯文，故道洪德博，如滄溟、泰、華無所不容。孟子思濟斯民，故行峻言厲，如拯溺救焚，不暇退遜。聖賢分量固殊，而所遭時勢又異，自不得而強同也。

夫子品題諸子，皆因問仁發之。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，求可宰千室之邑，赤可使與賓客言，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。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則付雍以侯國之任矣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其與顏淵者何如哉？異時爲邦之問，獨以四代之禮樂許之，次而

雍也，則可使南面。至若由、求輩，則僅列政事科而已。權衡誠設，寧有錙銖之爽乎？

一貫之旨，曾子領其要，曰「忠恕而已矣」。及子思得其傳，其論誠也，極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孟子嗣之，其論養氣也，大而至於塞乎天地之間。夫聖門講學，雍容唯諾而已。至子思、孟軻，乃如此張大，何歟？曰：聖道本平夷，夫子如一人在上，不言而信，群弟子如百僚相師，溫乎其和也。子思、孟軻出自聖門，如肅將王命，建侯植屏，以蕃王室，八鸞四牡之盛，威儀皇皇，非復內朝之簡且易矣。本厚而華實蕃，不亦宜乎？

孔子之於陽貨也，瞰其亡而往見之，不欲仕而諾以仕。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？待小人以權也。如不能全身遠害，而直墮惡人之阱，則何以爲孔子？

世未嘗無賢者也，君不見用，故績效不獲顯於時。士未嘗無遺逸也，不遇聖賢，故聲迹亦不著於後。微生畝、楚接輿與晨門、荷蕢、耦耕、荷蓀之徒，雖議論趨嚮未合中道，然而生不逢辰，能卷懷遂志，豈不遠勝夫同流合汙以自辱者哉！不幸不遇明君，不得以所長自見也。抑又幸而遇吾夫子，猶得以所懷自白也。

夫子之不爲衛君也，冉有何疑？子貢又何待於問也？孔門諸子直情無隱，求實有疑。既於心未安，賜未能決，亦不敢臆對。逮聞夫子夷、齊「得仁」、「何怨」之論，不惟二子之疑釋然，後世雖愚懵者，亦不待詔誥而自無疑惑矣。

儒者之待異端，甚於拒寇敵，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也。若其回心鄉正，亦欲招而納